

主持人按语:辽阔而富饶的蓝色海洋为古今中外的作家与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从“精卫填海”的故事到艾青的诗歌,从《奥德修斯》到《老人与海》,这些经典海洋文学作品是我们研究人类海洋文化、研究海洋人文精神的宝贵遗产。“海洋文学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对海洋文学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类型文学的研究兴趣,扩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表明各国学者在文学研究中所担负的现实责任与历史使命。依托浙江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范谊教授成功申报了浙江省哲社重大课题“海洋文学研究”。本期主题研讨选择的两篇论文分别从理论探讨与中外海洋意识相互影响的视角探讨了海洋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是该课题组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日本海洋意识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关系

——以“浦岛子传说”的演变为中心

郭勇

(宁波大学 外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浦岛子传说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和早期史书《日本书纪》中均有记载。但是,这两部典籍在关于同一则民间传说的表述上出现了细微的偏差。《万叶集》里的浦岛子传说反映了古代日本人最原始的海洋崇拜思想,具有神道教的特征。但在《日本书纪》中,这则传说带上了浓厚的中国道教文化的色彩。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乃是因为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担任了沟通古代中日文化桥梁的是生活在江南地区的先民。

关键词:浦岛子传说;《万叶集》;《日本书纪》;道教;江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 I313.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9)03-0011-05

浦岛子(又称浦岛太郎)传说,在日本由来已久,在日本众多的古文献中都有记载。但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的内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始终都处在了一个开放、流动的语境中,从上古时代起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敷衍、铺陈,直到在飞鸟、奈良时代也即是在8世纪的后期才逐渐固定下来。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涉及到浦岛子传说的主要文献有这样6部:《万叶集·水江浦岛子》《日本书纪·雄略天皇二十二年》《古事谈·王道后宫·浦岛子传》《释日本记·丹后风土记·文浦岛子传》《群书类丛·文笔部·浦岛子传》《群书类丛·续浦岛子传记》。这些文献连缀在一起,有机地组成了一个“浦岛传说”的链条。处在这个链条首端的当是《万叶集》,到了《日本书纪》时代其基本内容就已定型了。后来的《丹后风土记》以及《群书类丛》中的前后两次收录,基本上就是直接承续了《日本书纪》中的内容。

著名学者严绍盪先生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将上述6种文献中记载的有关浦岛子的内容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浦岛文学系列”,并以此为个案进而指出“(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古代物语文学发生的谱系”。^[1]严先生结合中日两国具体的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透过浦岛子传说的生成演变过程,

收稿日期:2009-01-13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社重点课题(07JDHY003-1Z)。

作者简介:郭勇(1967-),男,重庆人,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令人信服地考证了日本早期物语文学萌芽的轨迹。本文尝试从另外一个全新的视角,主要以收录在《万叶集》《日本书纪》中的浦岛传说文本的演变为线索,重点考察古代日本人海洋意识变迁的轨迹,以及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吴越文化所扮演的中介角色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于8世纪中后期,其中所录和歌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可以追溯到3世纪乃至更早的时期,也正因为如此,在这部诗歌总集中大量地保存了日本古代先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痕迹。《万叶集》中关于浦岛子的那则记载,同样是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出现的,标题就叫做《水江的浦岛子》。该记载将浦岛传说的发源地设置在一个叫做“墨吉”的海湾,这地点的设定可谓是有深意,其中包含了上古时代日本先民的海洋崇拜意识。比如,在日本最早的文字文献《古事记》中,有这样的关于男女创世神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事迹的记载:

伊邪那岐命从黄泉国回来,在筑紫国的阿波歧原祓禊。当他在水底洗浴时,所生成的神的名字叫做底津棉津见神,又叫做底筒之男命;当他在水中洗浴是所生成的神叫做中津棉津见神,又称作中筒之男命;当他在水上洗浴时生成的神的名字叫做上津棉津见神,又叫做上筒之男命。……这底筒之男命、中筒之男命等三柱神,是墨江的三前大神。^[2]

这里所提到的“墨江”正好就是前面《万叶集》中所载浦岛子传说中提到的墨吉了,在日语中两者的发音相同,都训读成“Suminoe”。总之,从《古事记》的上述记载中就不难知道,墨江神是作为镇海大神而被日本先民代代祭祀。此外,在摄津地方的《风土记》中也记载有墨江神的事迹:

之所以被称作“住吉”,乃是在古代,在息长足比卖天皇之世,住吉大神出现,巡视天下,欲寻可居住之国。其时,来到了沼名棕长冈之前,乃曰:“这里实在是个居住的好地方。”遂称赞曰“真的是居住起来很舒适,是个居住的好地方”,乃立神社。^[3]

这里所提到的“住吉”,和前面提到的墨吉、墨江乃同一个地点,日文训读相同,同样是指位于太平洋一侧的大阪湾内。这个地方既然是镇海大神所居住,自然是极为神圣的了。由于日本四面环海,可以说自古以来日本民族用身体与大海结下了缘分,古代日本先民对于大海的崇拜,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乃至类似于宗教情绪的再现了。在以《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为代表的上古日本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海通常都是被表象成了一个巨大的有着灵魂的生命活体。日本先民从面对大海时所产生诸如诱惑、神秘、恐怖等的心理,都直接导致了他们海洋崇拜情结的生成。所以,《万叶集》的作者有意识地将浦岛子传说的舞台搬到这样的地方来,不仅仅是出于故事情节的需要,还包含着日本上古时代先民们的海洋崇拜心理。而且,在《万叶集》所记载的浦岛子故事传说中,其女主人公就是海神的女儿,这是一个大海被具象化、肉身化了的形象,这样的人物造型自然也是强化了日本民族对于大海所抱有的崇敬之情了。

但是,在《万叶集》之后关于浦岛子传说的文献中,墨江、墨吉、住吉这样的地名就渐渐地消失了踪影,同一则故事的舞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女主人公的海神的女儿这一肉身化了的形象也同样地渐次模糊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乌龟这一海洋生物的变体。与地点、人物的变化相一致的是,曾经在诸如《万叶集》《古事记》等上代文献中所见到的纯粹带有日本神道教色彩的海洋观也悄然隐退,渐渐地滋生出来了一种中国道家式的长生不死的生命诉求。比如在《万叶集》中,插入了一首描写浦岛子从龙宫回来后老死的诗歌:

曾经年轻过的皮肤也起了皱纹/曾经的黑发也变得雪白/连那点微弱的呼吸也终于停止了/最后他死了。^[4]

像这样,至少,在《万叶集》时代,在日本原住民的心目中尚没有一个长生不灭的永恒世界观念的存在。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前面引用过的《古事记》中找到佐证。比如,女神伊邪那美命在生下火神后被烧死去了黄泉国。作为万物缔造者的天神尚且有生有死,更何况生活在世俗中的凡人了。

在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雄略天皇二十二年》一节中,对浦岛子传说仅有如下短短的一段记述:

秋七月、丹波国余社郡管川人瑞江浦岛子、乘舟而钓、遂得大龟、便化为女。于是、浦岛子感以为妇。相遂入海、到蓬莱山、历睹仙众。^[5]

从上述的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同样记述浦岛子的传说，尽管故事的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故事叙述中已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崭新的元素：故事发生的舞台从既往的墨江（又称墨吉、住吉）转变成了丹波国；女主人公也不再是作为大海化身的海的女儿，而是奇异的“龟女”；“蓬莱仙境”这一来自中国传说中的地名已开始出现在了这一时期的民间传说或文献记载中了；男主人公浦岛太郎最后的结局是成仙升天，不再是《万叶集》中所描写的那个最终老死的俗世人物。

那么，为什么围绕着浦岛子传说的内容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这就不得不考虑中国文化因子的强力介入这一事实了。顺着这一思路，也必须要考察秦汉以来从中国大陆迁徙日本的所谓的“归化人”的作用了，也正是他们将中国文化带入日本，从而改变了日本先民的文化价值观，而浦岛子传说内容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一异文化浸润背景下的产物了。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归化人”涌入日本的高潮当是在从第16代应神天皇到22代雄略天皇的时期。这正好构成了浦岛子传说的文本从《万叶集》时代向着《日本书纪》时代转换的背景。

接着来分析在《日本书纪》所收的浦岛子传说中登场的蓬莱山这一地名所蕴含的重要意味。毋庸赘言，蓬莱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一个承载了中国道家思想的文化地理符号。也正是因为蓬莱山这一具有文化意味的符号的导入，使得在《万叶集》和《日本书纪》这样前后两个文本中登场的同一则故事传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诠释的向度。在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左右开始，方术就开始出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开始幻想追求长生不死、升天成仙的迷梦。依据方术的说法，仙人居住于仙境中，而蓬莱山历来就被道家视为是第一洞天福地。在中国文献中历来不乏关于蓬莱山的记载，比如在《史记·封禅书》中有云：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6]

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蓬莱仙山，不过是一处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的存在而已。这样飘渺而又扑朔迷离的仙境自然也为历代的文人们杜撰虚构的故事提供了上好的舞台。值得追问的是，在《日本书纪》中所收的浦岛子故事中为什么刻意要将女主人公设定成一个由灵龟幻化而来的少女呢？其实，这样的设定同样是与蓬莱仙山的意境指向是同构的。根据各种文献对于蓬莱山的表述我们可以知道，支撑着蓬莱山的正是十五只大鳌。比如，在《列子·汤问》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其山（蓬莱山——引者）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鳌十五举首载之。^[7]

不用说，鳌和龟是同性质生物，出于两者间的亲缘关系，就不难明白《日本书纪》为何要将浦岛子传说中的女主人公设置成灵龟了。在中国，早在汉代道教兴起后不久就出现了灵龟崇拜的情结，自那以后，这一崇拜情结长久地奔流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至于由某种生物变体幻化而生的婀娜的神女，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形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谱系。比如从战国后期宋玉的《高唐赋》、魏晋时代曹植的《洛神赋》再到唐代张文成的《游仙窟》等莫不带有浓厚的官能色彩。属于这个谱系的传奇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将男女主人公置于一个类似异界的空间中演绎一场缠绵的爱情故事。一般来说是外出的男子不小心误入仙境，在那里总会有一个亦人亦仙的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两人在经过一夜缱绻后，男子因思乡或因为公务在身而不得不离开女子，于是就演出了一场肝肠寸断的别离剧。以这样的情节结构来比照《日本书纪》中的浦岛子传说，完全是如出一辙。

起源于中华民族的“灵龟崇拜”的文化心理也通过古代归化人传到了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的浸润,渐次在日本文化的土壤中扎下根来,而在《日本书纪》所收的浦岛子传说中出现龟女、蓬莱山等的意象就雄辩地证实了此种推想。

接下来的问题是,从中国迁徙到日本列岛的所谓归化人是如何将上述中国道家文化植入到原本反映纯粹的日本民族海洋崇拜心理的浦岛子故事传说中的呢?这些所谓的归化人究竟是何种身份的人,他们是通过怎样的线路将中华文化有效地带入日本列岛的呢?考察这一文化传递路线不仅显得很重要,而且也是一件很有魅力的研究。

通过对史料的钩沉,可以肯定的是,最早到达日本的归化人就是生活在中国江南沿海地方的古代吴越人,正是他们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了日本,从而为日本的固有文化注入了具有新鲜活力的异质因素。浦岛子传说在《万叶集》和《日本书纪》这两部文献中出现的文本断裂,不过就是在这种异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所泛起的一个小小涟漪罢了。

中国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和日本有着持续的联系。所以,中国文化透过江南地区对日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公元前473年,在吴越征战中,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相隔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又灭掉了越国。连年的征战使得江南地区的吴越民众流离失所,其中不乏有大胆冒险之人,他们利用娴熟的造船、航海技术纷纷渡海东逃。其时,日本正值弥生文化时代,这些早期的移民与后来同为躲避战火的秦汉移民一道共同促进了弥生文化的繁荣。他们带去了先进的金属文化与农耕、稻作文化,使得在日本列岛上延绵了数千年之久的新石器文化出现了巨大的质的飞跃。在日本历史上,关于日本人种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观点乃是日本人乃吴越人之后。倭人自称吴太伯之后这一说法最早见于3世纪成书的文献《魏略》中,自唐宋之后,此说又被多种文献辑录,比如在《资治通鉴》中就多处强调此种观点。总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江浙沿海地区的先民驾舟东渡是不争的事实。正如论者所言:“公元3世纪前后大举东渡的移民集团,应该是江南一带的吴越民族,而非在寒冷气候逼迫南下迁的北亚民族。弥生时代初期的移民集团将水稻耕种技术带到日本列岛,雄辩地证明他们属于南方的农耕民族,而非北方的骑马民族。”^{[8](53)}“日本史学界通过长期的争论,现已公认弥生文化是‘渡来人’(日本学界对古代外来移民的专称)带来的文化,也承认这些‘渡来人’主要是中国江南一带的移民”。^[9]

在交通手段尚不发达的时期,迫于战乱时期陆路交通的限制,对于古吴越人来说,冒险走海路也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当时,吴越地区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不错的水准,如果再合理地利用潮汐、风力等自然因素顺利到达东边的日本列岛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虽然现在还不完全清楚这条由古吴越人开辟的海上航线的具体细节,但这条航路是确实存在着的,为后来的汉人迁徙日本打开了通道。事实上,继吴越之后,在秦汉之际,在中国历史又掀起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大批中国移民踏浪奔赴海东寻求福地。其中,徐福集团的东迁便是一个典型。众所周知,关于徐福率领数百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的事迹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但是,方士徐福率领的庞大的团队究竟到达了哪里呢?单看《史记》中的记载,显得有些语焉不详。但是,在后来的《三国志》中有后续说明:

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10]

这里所说的夷洲、亶洲究竟是指哪里,尚不能确定,但学界一般认为亶洲就是日本列岛无疑。也正因为徐福东渡时出海和靠岸的地址不能确定,所以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处以及日本九州海岸一带都有不少与徐福有关的遗迹。徐福在日本上岸的地点这里姑且不论,关于其率众出海的地点,近年来学界通过周密的考证一致确认是在宁波慈溪的达蓬山(又称大篷山)海边。“徐福研究的令人瞩目的发

展,加上近年来的地名普查、民间文学普查和地方志编撰工作,终于促使人们开始了对大蓬山徐福遗迹遗闻的探索,逐步拨开了蒙在大蓬山上的面纱,明确提出:公元前210年,徐福正是从大蓬山麓启碇出航,从此不再回来”。^{[8](89)}还有研究者援引北宋《四明志》和清代黄宗羲的《达蓬山记游》等文献史料同样认定宁波达蓬山乃徐福出海之地。^[11]

总之,在古代由中国通往日本的诸多海途中,由吴越先民所开辟的由中国东海岸直达九州的东海通道是最重要的航线。在汉魏时代,经由朝鲜半岛通往日本的陆路交通线路被采纳。通过《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文献就能知道,古代倭国使者大都是先到达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或者带方郡,然后走陆路直达洛阳。这就是所谓的“北路”,这条路不仅为遣隋使采用,7世纪以来的遣唐使也多沿用此道。与北路相对的是还有一条所谓的“南岛路”,从日本九州南下,经种子岛、屋久岛、奄美、久米岛、石垣岛然后再横渡东海直至长江口。显然,无论是“北路”还是“南岛路”都很迂回,并不便捷。还是吴越先民们开辟的从长江口经东海直通九州的航线是最便捷的了。虽然这条航线风险大,但可以大大地缩短航程,也不受朝鲜半岛政治气候变动的的影响,所以为8世纪后期的遣唐使所普遍采用。

综上所述,透过《万叶集》和《日本书纪》关于浦岛子传说记载的差异性,我们看到了日本先民对于海洋的崇拜意识的演变历程,并清楚地看到了某种文化现象的生成所缠绕着的多元文化的复杂性。一则民间故事传说的演变会引出如此丰富的文化传递的轨迹,由此也证明了任何地方的文化都并非是在一种绝对孤立状态下的自生自灭,都是在世界性的文化语境中通过抵制、消解、融合这样的途径而得到提升、演变。如何寻找出掩藏其中的演变的轨迹和玄机正是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 [1] 严绍璁.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璁海外讲演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88.
- [2] 仓野宪司.古事记[M].东京:岩波书店,1997:30.
- [3] 小学馆出版社.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5·风土记[M].东京:小学馆,1998:424.
- [4] 小学馆出版社.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7·万叶集:第2册[M].东京:小学馆,1998:416.
- [5] 小学馆出版社.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3·日本书纪:第2册[M].东京:小学馆,1996:206.
- [6] 司马迁.史记: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1369-1370.
- [7] 杨伯峻.列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152-153.
- [8] 王勇.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 [9] 姜丰明.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6:135.
- [10] 陈寿.三国志:下册[M].长沙:岳麓书院,2006:757.
- [11] 王遂今.吴越文化史话[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95.

Japanese Maritime Awareness and Southern China: On the Evolution of *Urasimataro*

GUO Yo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legend of Urashimataro is recorded both in earliest Japanese poetry anthology “Manyoshu” and in ancient history book “Nihonsyoki”. However, the description about the legend in the two books is different. While the legend in Manyoshu reflects maritime worship of ancient Japanese, with features of Shindo of Japan, it presents distinct Chinese Taoist culture in Nihonsyoki. This difference is the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ransmitted to Japan by local ancestors living in the South of the River of China.

Key Words: *Urashimataro*; *Manyoshu*; *Nihonsyoki*; Taoism; Southern China

(责任编辑 骆良钢)